

楔子 千金淪為童養媳

賈姨娘紅紅的長指甲陷入掌心，在上頭刻下深深指印。

她容貌美豔，尤其一張朱唇豐滿紅潤，高聳的胸部、渾圓的翹臀，雖然生過孩子，卻仍然是姚老爺的心肝肉。

姚老爺是誰？他是政平縣最有錢的商戶，外人都以為他是靠販糧、賣布賺得鉢滿盆溢，卻沒幾個人知道真正內情。

其實讓他能在短短數年內迅速累積財富的行當是販售私鹽。

你沒聽錯，就是犯法的事兒，可賠本的生意沒人做，而殺頭的生意……有錢賺就有人搶著做。

姚生財便是這號人物，他心大、夠狠，有得賺就敢往前衝。

都說這行風險大，但打做這買賣的八、九年來，他一路順風順水，從沒碰過災禍，因為……好運？或許吧，但姚生財始終認定是娶了賈姨娘的關係。

姚生財迷信，當初聽和尚的話，挑選八字富家的賈姨娘為妾，從那之後開始販鹽，從沒賠過半毛錢，為此他把賈姨娘捧在掌心，疼到不行，便是傳出那寵妾滅妻的名聲也毫不在意。

這輩子他最在乎的東西有三樣，錢、錢以及錢。

「大姑娘能耐了，連長輩的話都不聽？」賈姨娘咬牙，恨不得往姚知書臉上搔幾道血痕，若非想端著溫良賢淑的好名聲，哪能任由姚知書撒潑任性。

「妳算哪門子長輩？不過是個破落戶出生的下賤女人，沒知識、沒腦袋，也不知道活著為啥？教妳，仔細聽了，妾為婢，用以傳宗接代、令男人愉悅身心，可以打罵羞辱、買賣贈與，聽明白嗎？若還是不懂，我讓徐嬪嬪來與妳教教規矩。」姚知書抬起下巴，輕蔑地上下打量兩眼。「不懂規矩的賤婢敢以長輩自居？還當姚家和姓賈的一樣，是殺豬屠狗的賤戶？」

姚知書把賈姨娘恨進骨子裡了，若不是她，娘不會處處委屈，不會生生把自己給熬死，娘過世，她滿腔忿恨只能朝賈姨娘發作，她牙尖嘴利、出口皆惡言，將娘親多年教養拋諸腦後，只圖一個嘴皮子痛快。

姚知書的鄙夷深深打中賈姨娘的自卑。

沒錯，她出生殺豬屠狗的破賤戶，要不以她的容貌，進宮當娘娘都非難事，最後卻只能落得嫁給又肥又醜的姚生財，還得拚死爭活把正妻弄死，才能接手姚家中饋。

她心比天高卻命如紙薄，她憋屈傷心，但志高的她不向環境低頭，她非要活出一副人樣兒。

可她這麼努力，姚知書卻不時往她心上扎刺兒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

望著姚知書遠去的背影，賈姨娘咬碎一口銀牙，她氣到失去理智，抓起地上的石塊往姚知書後腦丟，誰知石頭沒砸到姚知書，卻砸到追著小狗、從花叢中竄出來的姚知禮。

姚知禮尖叫一聲，撫著右額，放聲大哭。

聽見身後動靜，姚知書轉身，看見賈姨娘的大黑臉，腦子一轉，猜到事兒，高傲

一笑，像看傻子似的瞥母女倆一眼後離開。

賈姨娘氣急敗壞，捧起她的臉檢查傷勢，只是看到女兒那張臉，莫名的火氣蹭地狂飆上來。

想想人家姚知書，鵝蛋臉、新月眉，膚白如雪、眸如點漆，整個人粉妝玉琢，像仙女似的，才十歲就有政平縣第一美人的號稱，而見過她的都讚她何止是政平第一美，就算在京城也能排上前十位，嫡女如此模樣，而自己的女兒卻肖似姚生財。雖說這份肖似讓姚知禮更得姚生財疼愛，但豬頭臉、招風耳、小到得用兩指撥開才看得清楚的眼睛……誰見著不嘆兩聲，賈姨娘怨呐，好端端的不像自己，怎往親爹那方長？

「娘……疼。」

「還叫，妳就不能待在屋裡唸書刺繡幹點正經事？成天追狗抓貓的，哪像個女孩子？」賈姨娘遷怒，揪住女兒耳朵，弄得她雞貓子喊叫。

姚知禮身後的小丫頭嚇得畏手畏腳，大氣都不敢出一個。

「夫人饒過二小姐吧，二小姐年紀還小，不懂事。」大丫頭如翠低聲勸道。

「不懂事？那房的妖精，六歲就能詩會文，哪像她啥都不懂，難怪咱們母女教人瞧不起。」賈姨娘把話給帶歪，姚知書分明瞧不起的是她的出身，她卻把問題往女兒身上推。

如翠朝小丫頭眼神示意，她忙拉起正號啣大哭的姚知禮，把人帶走。

如翠心知肚明，主子正在氣頭上，若不盡快把二小姐帶走，真被夫人給弄傷……回過頭來，夫人還是得把這條帳算到自己頭上。

「氣死我，當娘的都死啦，女兒怎不跟著一塊兒去，不是孝順嗎？怎不到黃泉底下伺候。」賈姨娘恨恨地扯下一段柳樹枝，往地上丟去，踩個稀巴爛。

「夫人別生氣，大小姐這牙尖嘴利的性子，日後嫁到誰家都得了好。」

「還等她嫁？我等不了啦，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她娘怎麼死的，她等著吧！」

又要動手？如翠心頭重重一跳！

大夫人那事兒，她日夜惡夢不斷，連掉好幾斤肉，燒過好幾回紙錢才緩過來，她真的害怕老天有眼，報應不爽。「大夫人已經……若大小姐也這般，老爺是個精明人，早晚會猜出端倪，夫人忍忍吧，大小姐已經十歲，再過幾年就能出嫁……」

「我等不了，我要她現在立刻消失。」

立刻？如翠下意識低頭，看著自己殷紅的掌心，像沾滿血似的，她絕不要再攤上一條人命！

咬唇，如翠壓低聲音道：「夫人，不如再請惠明大師幫忙？」

惠明？如翠的話提醒了賈姨娘，嘴角微微勾起，當初她是怎麼進的姚府，如今就怎麼把姚知書給弄出去。

一整船私鹽全被盜匪給搶了？

賈姨娘笑彎兩道眉毛，連老天都在幫襯自己呐，她正想不出藉口把老爺拐到惠明大師跟前，而今……老天不是親手送了個大藉口過來？

當年聽到姚生財在尋妾室，她跑到惠明大師跟前許諾，若自己能進姚府大門，必贈他紋銀百兩，惠明雖是個出家人卻視財如命，他舌繫蓮花，能把死的說成活的，為了百兩銀子，卯足勁兒把賈姨娘命格說成「生來蔭夫」、「必得貴子」、「榮耀門楣」……總之娶她回家，必定好事不斷。

賈姨娘心想事成，事後也沒斷了這條線，時時給以供奉，如今又用得上，人家能不幫忙？

當下心裡一合計，忙派如翠去給惠明遞話。

「夫人，老爺已經到東大街啦，要不要……」如翠低聲暗示。

賈姨娘連忙坐在鏡前，卸簪除環。

如翠取來清水，幫她把臉上厚妝擦去，躺上床後，道：「記住，我連作大半個月惡夢，加上惠明大師開示，急病了。」

「奴婢記下了，先去院子熬藥。」

戲得做全套，既是生病自然得飄點藥香。

姚生財無比煩躁，看什麼都不順眼，這回整整丟掉一船私鹽，損失近五千兩銀子，加上之前打點的，這趟路賠到讓人心疼，他實在沒有心情去應付賈姨娘，但是聽如翠提到惠明大師，想了想還是提腳往賈姨娘的院子裡走去。

賈姨娘看到姚生財，整個人從床上跳起來，可是「病」了多日，全身無力，整個人差點兒滾下床。

見她如此激動，姚生財心有不忍，搶快一步把她抱進懷裡。

她忙在他身上到處碰觸，哽咽問：「爺安好對嗎？爺沒有受傷對嗎？財去人安樂，只要爺好好的，丟掉再多的錢也沒關係。」

姚生財沒想過賈姨娘會派人在港口打探，更沒想到私鹽被劫的消息會這麼快傳回府裡，因此聽到問話，表情瞬間凝肅。「妳在說什麼胡話？」

賈姨娘反應極快，一怔之後鬆下氣。「是胡話？所以惡夢不準，爺沒遇到土匪？鹽沒有損失？太好了，一定是妾身多思多慮，才會連日惡夢，天曉得在妾身夢到老爺被土匪一刀當頭砍下那刻，妾身嚇得……沒事就好，多謝佛祖保佑。」

她投進姚生財懷裡，儘管嫌惡他一身汗臭，卻硬是擠出笑臉，手臂往他粗腰上環去。

姚生財心中一凜，沒錯，差一點他就被土匪給當頭砍下，幸好風浪大、船身不穩，他重重滑一跤，才狼狽地避開那刀。

賈姨娘兀自在姚生財懷裡喃喃自語。「往後再不往慈恩寺去了，惠明大師滿口胡言亂語，差點兒嚇得妾身沒命。」

姚生財聞言，推開她的肩膀，問：「妳在說什麼？講清楚。」

她鼓著腮幫子，委屈回道：「這次老爺出門，妾身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，妾身安慰自己、不讓自己多想，可接連幾天作相同的惡夢，妾身哪裡還坐得住？只好上

慈恩寺，請惠明大師開釋，可大師他真壞，聽完他的話，妾身氣到不行，扭頭就走。」

「他說什麼？」

「他說老爺這次出門必會出事，運氣好的話失財，運氣不好會連命都丟掉，妾身一聽不得了，那怎麼能啊！想我姚家樂善好施，好人該有好報的呀，可惠明大師竟說……」她小心翼翼地瞥姚生財一眼，閉嘴，沉默。

姚生財一雙小眼睛皺得都快看不見啦。「他說什麼？」

「他說咱們家的大姑娘八字不好，八歲剋母、十歲剋父，除非大姑娘立刻出嫁，否則往後府中災禍不會間斷。大姑娘打心底不喜歡妾身，要是我再存下這個念頭，姚家後院能不雞飛狗跳？這分明是挑撥離間。」

如翠見隙接話。「夫人一聽不樂意，當場就翻臉走人，可奴婢心想，惠明大師說事一向很準的，因此多嘴問上幾句。」

「奴婢說我們家大姑娘才十歲，怎樣也不能這麼早出嫁，能不能暫且把她送去莊子住上幾年，可惠明師父說不嫁這事兒就沒完，大姑娘不但要嫁，還不能亂嫁，得嫁個剋父剋母的命硬男子，否則早晚也得把丈夫給剋死。」

「夫人不信這話，但回府後夜夜作惡夢，即使精神不濟還是硬撐著把附近大小廟全給拜過一輪，夫人說，只求老爺平安，其餘再不敢多求。」

「可奴婢心疼夫人，悄悄地託爹娘在外頭問問，有沒有惠明大師口中講的那種男子，爹娘不過幾日便找到了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如翠連忙雙膝跪地，額頭猛往地上磕。「大姑娘的婚事不是下人能多嘴的，只是夫人她……奴婢心疼。」

姚生財對長女本就沒有太多感情，妻子是落難的官家千金，當年用錢買回來，本就打著顯擺的心思，妻子長得美又懂詩詞歌賦，日後到官家婦人跟前幫著交際，多少能給自己幾分助力。

可惜妻子不與他齊心，不愛應酬，眼神裡又老帶著那麼幾分輕蔑，教他難受啊，要不怎會娶賈姨娘進門？

只是養著養著，發現女兒越長越好，心底還盤算著日後要靠女兒搭上一門好親，給自家生意來點助力，豈料她竟然剋父？

隔日，姚生財進了一趟慈恩寺，與惠明大師談過大半個下午，臨行前請他給女兒及如翠挑選的男子排生辰八字，結論是——天作之合。

一身素服，姚知書跪在母親牌位前，她沒想到父親會這樣對待自己，母親才過世多久啊。可還有什麼好懷疑的？寵妾滅妻都能做得出來，不過是打發掉女兒，有啥困難？

堂堂姚大戶的女兒竟會淪為童養媳？想著，嘴角忍不住浮上一抹嘲弄。

姚生財眼底盛著不滿，怎地母女倆一樣倔強？那女婿他也不是隨便挑挑的，他掌過眼、談過話，也確定他對女兒上心，當然……女兒那好模樣，是男人見著都要上心。

何況他不單偏信惠明大師所言，他還尋過其他師父看過八字，都說是天作之合，一個個都篤定道：若婚事能成，男子將飛黃騰達，女子一世無憂，平安到老。若女婿真能飛黃騰達，他這個當岳父的豈不是有了新依仗？為此，他還把嫁妝從一千兩提到兩千兩，這可是政平縣的頭一份兒，這兩面都好的事，就不曉得她在倔強什麼？

「吉時已到，快換上喜服。」姚生財將杯子往桌上一擱。

「喜服？何喜之有。」

賈姨娘滿面掩也掩不住的得意，終於能把人給掃地出門，往後的日子想要多舒坦就有多舒坦。「我明白大姑娘心底難受，可老爺這也是不得已呀，若不是大姑娘特殊的命格……唉，想我那可憐的姊姊，年紀輕輕就撒手人寰，身為女兒，就算不能為父母盡孝，總也不能害過親娘又害親爹，怎麼說他們都對妳有生養之恩。」都到這時候了，賈姨娘還挑撥個不停，恨不得這對父女從此老死不相往來。

姚知書厭惡道：「主子說話，豈有奴婢插嘴的分？」

聞言賈姨娘臉色數變，咬牙切齒，恨不得抓起茶碗往她身上潑去。

如翠眼看夫人就要發火，忙抓住姚知書衣袖，苦口婆心勸道：「大姑娘，妳好歹想想徐嬾嬾吧，她再不請大夫，許是真熬不過這回。」

徐嬾嬾是大夫人身邊的人，她忠心耿耿，與賈姨娘作對不是一天兩天，大夫人過世後，賈姨娘想方設法想除去徐嬾嬾，這回為著逼姚知書成親，賈姨娘誣賴徐嬾嬾偷竊，一頓板子下來……

徐嬾嬾都上了年紀，怎能禁得住這番折騰？

這話提醒了姚生財，他緩下怒氣道：「妳乖乖上花轎，我立馬給徐嬾嬾請醫，待她傷好，便給一筆銀子讓她回家養老去。妳若非得固執，就等著送她的屍首回鄉。」這是明晃晃的威脅，姚知書卻無力拒絕。

點了頭，她丟的是自己的一生，可若是搖頭，將會葬送徐嬾嬾未來，她無從選擇吶！

滿腔不平、怨恨，她恨不得燒毀全世界，兩行淚水怔怔地滑出眼眶……

第一章 京城頂尖幼兒園

簷上金絲雀叫得歡，一聲接過一聲，也不知道有啥喜事。

六月，天熱得很，幸好今年不缺雨水，隔幾天就來一場雨，滋潤土地，也解除幾分燥熱。

不過大廳裡倒是挺涼的，可不是，冰盆一擺，再加上幾個打扇子的僕婢，能熱到哪裡去？只是這派頭不是人人家裡都能有。

這裡是甯王府，皇上心頭的那根刺。

他是皇上的同母親弟、先帝最疼愛的兒子，要不是先帝駕崩那年甯王尚稚，那把龍椅上頭坐的是誰還不知道呢。

他有能力、有本事，可為著避開親哥哥的疑心病，刻意淡出朝堂、一門心思全撲在掙錢上頭，所以這甯王府說是用金山銀山堆起來的並不為過。

眼看著自家弟弟墮落到成天與那阿堵物周旋，皇上那顆龍心啊有說不出的舒坦。

這會兒秦甯正和八皇子秦璋、威武侯陸濤封坐在一處，嘴裡吃著冰碗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。

說到這八皇子秦璋，是皇上另一塊心病。

皇上長相……呃，不能說醜，批評皇帝是要殺頭的，只能說……有點小普通，這讓他在成長過程當中嚐遍自卑滋味。

因此他打定主意，日後選老婆，品性、腦袋、家世都不重要，唯有美貌才是王道，由於這個擇妻標準，以至於如今後宮嬪妃排排站，能排出一座蓬萊仙島。

但人有錯手，馬有失蹄，在若干年前的家宴上，還沒當皇帝的秦竇酒喝過多，竟胡裡胡塗給睡了個洗腳婢，世間事凡走過必留下痕跡，秦璋就是那個後悔莫及中留下的「痕跡」。

也不曉得該誇秦竇龍虎生威還是洗腳婢良田沃美，總之秦璋出生了，生得那一整個……醜啊！長相拐瓜、行事劣棗，讓秦竇恨不得將他丟回爐裡重鑄。

老天爺在基因配對的遊戲中，總是會給人出乎意料的驚喜，所以即使是親兄弟，打出生起分配的資源就不平均。

皇帝醜、甯王俊美無儔，秦璋醜、一三四……（跳過八）……十皇子，各有風姿，在這種情況下，皇帝自然而然忽略自己還有個叫秦璋的兒子。

不過現在情況略有改變。為啥？因為九年前那場意外。

那時皇帝不知抽了哪門子風，越看秦甯越討厭，正逢邊關戰役，竟一道聖旨讓秦甯代替皇帝上戰場。

逼一隻弱雞上戰場？敵人是缺雞肉熬湯嗎？

看在先帝分上，幾個老臣強力阻止，道：「比起甯王，年長的皇子更適合代表皇帝出征。」

這話說得好，秦竇前面幾個兒子都比親弟弟年歲大呢，皇帝無力反駁，最終想起還有個醜到讓自己心驚膽顫的兒子，於是大筆一揮，秦甯、秦璋叔姪一起上戰場。可憐啊，當年秦璋才多大，十三、十四歲？讓這個二愣子上戰場，那是沒拿他的命當命看吶。

沒想五年光陰，竟讓拐瓜劣棗重塑改造，搖身一變成為救國救民的大英雄。

從那之後，秦璋在皇帝心頭位置往前推進幾名，朝中有差事欠人辦，皇帝就會想起這個兒子。

許是皇帝目光有加持作用，四年前秦璋從戰場回京後運勢大開，連趙家都願意將女兒嫁給他。

趙家是誰？是皇后娘家啊，而皇后是皇帝的真愛，雖膝下無子女，皇帝對她仍情深義重，多年聖寵不衰。

想當年，趙家嫡次女趙婉娘是京城有名的美女加才女，多少人想與之結親，可趙婉娘一心崇拜英雄，旁的不想，就想嫁給秦璋。

夫妻婚後蜜裡調油，四年生二子，虧得兩個小皇孫打胎裡就懂事，知道該挑好基因做遺傳，這不，一個個粉妝玉琢，漂亮得讓人想偷抱。

比起秦璋，秦甯和陸濤封的終身大事就沒這等運氣。

先說說秦甯，他只比秦璋大三歲，卻擔個皇叔名頭。

早年在皇太后的主持下成親，育有一子，沒想幾年前妻兒在封地遭遇土匪，沒了，之後秦甯對親事再也提不起勁兒，皇太后心急卻拿他沒法子。

至於陸濤封，他是京城百姓更樂於說道的傳奇人物。

因他出身與秦家叔姪不同，他就是個百分百的鄉下泥腿子，當年家裡窮得揭不開鍋，只好去參軍，對於上戰場這事兒，他對自己只有一個要求——活下來。

不想死就得讓敵人死，真的，他不是天性英勇或嗜血，他只是單純地想看到明日的太陽，所以不敢讓手中大刀閒下。

沒想一回兩回，在堅強篤定的信念下，殺敵越多，功勞越大，再加上三番兩次救回秦璋、秦甯性命，他不當一品大將，誰當？

在戰場上能將後背交給對方的三人，返京後情感依舊在，一得空就湊在一塊兒，倘若秦璋有野心，他們就是鐵錚錚的八皇子黨，可惜秦璋沒那等心思，他更熱愛站在高崗上，看著哥哥弟弟為爭寶座打得頭破血流。

都說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就會為你打開一扇窗，老天爺總是公平的，秦甯和陸濤封雖婚事不順，但人家長得好啊！

一個朱面丹唇，面目和藹，渾身透著股書卷氣，一個身形挺拔，劍眉斜飛入鬢、英氣逼人，這兩人往哪兒一擺，都能迅速把女人的眼球給吸引過來。

「說吧，別藏著掖著了，一早就拽著阿封過來，真是貪圖我家的冰碗？」秦甯斜眼看向秦璋。

「是、是有點事兒，想讓皇叔和阿封幫忙。」

「什麼忙？」見秦璋語帶曖昧，笑得滿臉賊，陸濤封勾起兩分警戒。秦璋揚眉笑開……見過咧嘴的開心熊沒？沒！快看，這裡就有一隻。

「你們可聽過潛能開發？」

什麼鬼啊？陸濤封和秦甯對看一眼，滿頭霧水。

「那是京城這兩、三年裡，名聲飛快竄起的學院，只收二到六歲的孩子。」

「學院？兩歲到六歲？那麼小的孩子能學啥，學怎麼給自己包尿片餵奶？」秦甯失笑，這年頭真是什麼瘋事都有。

「不對！孩子在裡頭學得可多啦，我們家昱哥兒就在裡頭唸書，才上一年學就能認得七、八百個字。五皇兄愛顯擺，老說他四歲就能背三字經，哈哈！我家昱哥兒才三歲，不僅會背、字認得，還能講三字經裡的故事呐。」說到自家兒子，當爹的眉飛色舞，驕傲極啦。

「你說的是那間……育才幼兒園？」陸濤封問。

「沒錯沒錯，普通學堂每年二十兩銀子束脩就到頭了，可育才光月費就要五十兩紋銀，還一堆人想方設法到處託人找關係也搶不到名額。」

陸濤封記起來了，母親也想把弟弟陸濤嘉的兒子送進去，但陸濤嘉一聽到每年要繳六百兩，嚇得直反對，道：「我和哥沒唸育才，不也考上進士當上官，何必浪費這種銀子？何況我的俸祿一年還不到三百兩，供不起。」

母親想也不想就道：「你哥有。」

陸濤嘉聽到這話，立刻皺起眉心道：「哥哥的錢是在戰場用命換來的，咱不能揮霍。」

弟弟有志氣，雖母親不同意分家，但自從出仕，他再沒花過哥哥一毛錢。

「說重點。」秦甯橫眼。

秦璋咯咯輕笑道：「育才每年只收十名新生，名額有限，人人都想搶，但他們立下一條很好的規矩——有兄姊在裡頭的，弟弟妹妹可以優先錄取，所以我家蓄哥兒今年也能進得去。」

「所以？」秦甯口氣更加不耐煩。

每回聽秦璋說兒子、道老婆，多少會引發他淡淡的罪惡，對於已逝的妻兒，他已經沒有太多記憶，勉強記得的只有妻子眉心豎紋，和她對付後院女子的手段，至於兒子……襁褓時期的他很愛笑。

「七、八月幼兒園放暑假，放假前一天，學校會舉辦家長座談會，對象是新生的父母，目的是讓家長瞭解學校的運作及教學，這次我得出席。」

要秦璋出馬？不會吧！那是女人的事。

「八皇子妃怎不去？」陸濤封問。

「婉娘又懷上了，這次懷相不大好，本想讓奶孀廢去，可昱哥兒說：『養不教，父之過』，你們不覺得昱哥兒說得很有道理，對孩子的教養，咱們當爹的確實得上點心，所以你們、可不可以、陪我、一起去？」

一句話斷成四截，秦璋真不敢單獨去啊，聽說參加座談會的都是女人。

「誰跟你『當爹的』？」秦甯冷哼。

「你們是昱哥兒、蓄哥兒的乾爹，當然有責任。」

陸濤封和秦甯翻白眼，哪門子乾爹啊！還不是被秦璋逼迫的，為這兩個乾兒子，他們被訛了不少好東西，想起那條鑲著寶石的皮鞭，陸濤封肉還疼著呢。

「不去。」陸濤封否決。

「去看看嘛，如果教法真的很厲害，能替咱們大秦栽培出英才……」

「不過是噱頭，你還真信？」秦甯輕嗤。

「不是噱頭，昱哥兒真能讀書、做算學，他身子骨兒比一般孩子都來得強壯，若不是昱哥兒，我還不敢跟你們拍胸脯保證，育才真有兩把刷子。」

「你長這副樣兒，昱哥兒身子骨能不強健？」秦甯打量秦璋，自個兒長得像熊，總不指望生隻貓吧。

「八皇子妃自小聰敏，腦子許是隨了娘。」陸濤封同意秦甯。

「如果所有孩子都這個樣呢？」

「胡說八道，手指頭伸出來還不一樣長呢。」

「女先生都這麼說的。」

「夠了，人家糊弄你你還真信？」

「他們糊弄我做什麼？」

「一年六百兩束脩，不糊弄你糊弄誰？」陸濤封面無表情，像看傻子似的看他。

「六百兩能做啥，九皇妹一支南海珠釵都要上千兩，戴沒兩次就丟了，人家幹麼

為那點小錢誑我？」秦璋反駁。

「你不食人間煙火吶，六口之家的農戶，一年也花不到十兩銀子，六百兩還少？」陸潯封嘆氣，花錢大手大腳，難怪老是左支右絀。

「拜託啦，皇叔、阿封，你們是我最好的兄弟。」他拉拉這個、扯扯那個。

「別亂掉輩分。」秦甯揮開他的爪子。

「八皇子身分高貴，兄弟這事兒可不能亂攀扯。」他可不想當皇帝流落在外的遺珠。

秦璋噘嘴，拚命裝可憐賣萌。「人人都當我出生錦繡窩，豈知道那分明是個荊棘叢，打小得裝笨裝蠢裝醜，才能避過大小災禍。要不是入了軍隊，被皇叔逼著逼著、被阿封催著催著，搞出個英雄名頭，我現在還混吃等死著呢，哪需要被逼著站隊，哪會夾在皇兄當中左右為難？這一路多辛苦，旁人不知，你們肯定懂，我也不求你們補償，就求你們陪陪我，別丟下我……」

兩人對看一眼，真、真是……無賴，這事兒還能賴到他們頭上？

秦甯無奈道：「你確定自己的笨、蠢、醜是裝出來的？不是天生的？」

陸潯封說：「沒有被我們催逼出的英雄名頭，你能掙來合心合意的皇子妃？」

「不管，總之我現在這麼辛苦，你們得負責任。」

「負不了。」兩人異口同聲。

「負不了總幫得了，也沒要你們拋頭顱灑熱血，不過是讓你們陪我去一趟育才……」

那裡可是個女人堆，連先生都全是女的，萬一在那裡招惹幾朵桃花，他家娘子能不吃醋嗎？不行，非得拉他們出去頂一頂，免得眼珠子全往自己身上拋。

秦璋使出大纏功，一下摟摟這個、一下勾勾那個，滿臉的委屈加可憐，能夠想像大黑熊如何搞出一雙鹿兒眼嗎？

最終，他們還是妥協了。

秦璋樂得東拍秦甯、西撞陸潯封，得意道：「咱們哥兒仁是過命交情呢。」

正聊得開心同時，下人來報：「八爺，九公主來了。」

什麼？竟然找到甯王府？陸潯封下意識皺眉，腦袋裡開始規劃逃生路線。

九公主秦涵是賢妃所出，美貌？勉強！性子？特殊！但她的身分高貴、無庸置疑，年過十八歲卻尚未成親，但是不怕，公主從來都不愁嫁。

秦涵的風流史不輸京城紈褲，她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——只有本公主瞧不上男人，沒有玩不起的男人。

當然，到底「玩」到什麼程度，沒有人敢出面證實，只是她那個名聲……絕絕對對的罄竹難書。

陸潯封打上個月返京，已經「意外」遇見秦涵數回，那是個過度勇敢的姑娘，不管他的臉再臭、嘴巴再壞，都無法順利把人給羞走，最令他感到頭痛的是——她不達目的絕不罷手的意志力。

賢妃更是幾度讓秦璋進宮，非要他居中牽線。賢妃打得一手好算盤，倘若秦涵能嫁給陸潯封，就能為同母的四皇子爭取一臂助力。

陸潯封沒有這份心思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，婚嫁之事不能強買強賣。

「要不，見見？」秦璋想起賢妃的緊迫盯人，小聲試探。

「不見。」陸潯封斬釘截鐵。

秦甯看熱鬧不嫌事大，笑道：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，你再這麼固執下去，過不久宮裡恐怕就要請陸老夫人進宮說話了。」

「家母身子不好，無法出門。」陸潯封嘴上說著，心裡卻提醒自己，得對弟妹叮囑兩句，萬萬不能讓母親摻和。

秦甯大笑，他還能把親娘給軟禁在家中不成？陸老夫人那性子……倘若知道有這麼好的親事，恐怕連那位表姑娘都得讓道。

好戲連棚，不知後續如何發展？

陸潯封不想鬥嘴，打算從後門離開，沒想人還沒走出去，秦涵已經搶進門，看見陸潯封她立刻堆起滿臉笑。

她知道啊，知道陸家住著一位表姑娘，那是陸家內定的媳婦，不過那是個孬的，任由自己怎麼挑釁，對方連個屁都不敢放。

拿這種人當對手？她會看不起自己。

「陸侯爺，好久不見。」秦涵彎著眉，大膽望他，見他濃眉大眼，一身的氣勢，瞧瞧那胸膛、那手臂多麼粗壯，若是被他鎖在懷裡……光是想像就讓人血脈賁張！

陸潯封半句話不回，板著臉孔眼睛轉向窗外，這號表情叫做「拒絕」，可她硬把它解釋為「欲擒故縱」。

她喜歡挑戰，熱愛將百鍊鋼化為繞指柔，秦涵相信總有一天他會向她低頭。

「母妃問，每回陸侯爺進宮，怎不與八皇兄到長春殿坐坐？」她嬌嗔問。

「後宮豈是外臣能夠涉足？」

當皇帝是死的嗎？要是外臣時不時來個後宮一日遊，不曉得皇帝會多出幾個龍子鳳孫？到時皇冠要不要換個顏色？

「侯爺與八皇兄情同兄弟，便也是涵兒的手足，兄弟姊妹就該多往來。」

這關係連得還真牽強。手足？陸潯封冷冷一笑，他有這麼倒楣嗎？

眼看著秦涵的爪子即將朝自己胸口襲來，陸潯封一個旋身，逮著空隙竄出門外後立即施展輕功，轉眼人已經在三尺開外。

竟然沒得手？秦涵又氣又惱，她是鬼嗎，幹麼躲？

「陸潯封！」秦涵不滿，扯起嗓子大叫。

但陸潯封完全沒有回頭的意思，他只是加快速度，逃得更快。

一跺腳，她轉身向秦甯告狀。「皇叔，你看他啦。」

皇叔？秦甯眯起眼睛，這聲稱呼還真不想接。

不過……賢妃、程氏族人……若非秦璋對那把椅子不感興趣，他還真想把程家給端了，可惜秦璋無心，他便也不想浪費功夫，替他人作嫁的事兒他懶得做。

秦甯不想給面子，放下茶盞往外走，直接把秦涵晾在廳裡，只剩下左右為難的秦璋尷尬地面對她的怒氣。

「九妹妹，妳想不想去『風華樓』逛逛，八哥請客。」他小心翼翼問著。
風華樓是京城最大且唯一的小信樓，因為其他的都被它鬥倒了，重點是風華樓是程家開的。
秦璋好心搬台階，沒想秦涵不領情還遷怒，她嘲笑問：「八哥哥可知道去一趟風華樓得花多少銀子？你確定請得起？」
烏鴉群飛……他被鄙視了，窮是他的錯嗎？他也千百個不願意啊。

「請問是哪位的家長？」亞初望著眼前三個大男人，心裡直道奇怪。
出席新生家長座談會的，幾乎都是婦女，母親、祖母或家裡有身分地位的嬖嬖，從來沒見過男人參加，他們這是……哪根筋不對？
「秦梓薈。」秦璋報上名號。
亞初在冊子上打勾後，道：「請進。」
進門不久，亞琛上前接待，道：「我帶各位家長先逛一圈。」
這是個五進的大宅子，分為前後兩個部分，前面約佔整幢宅子的五分之四，前宅後院用一道矮牆隔開，後面是園長及其家屬的住處，前面是幼兒園範圍。
前面有四個院落，每個院子都有十幾間房，最靠近大門的區塊，分別佈置了辦公室、會議廳、圖書室、室內遊戲間，緊接著是教室區，然後是廚房、食屋、畫室、體能教室、實驗室等才藝教室區，最後一處則是教職員宿舍。
亞初、亞琛以及在會議室接待家長的亞繼都是十來歲的男孩，年紀雖小但說話行事都有條有理。
「這裡是戶外遊戲區，有鞦韆、平衡木、翹翹板、滑梯……是小朋友最喜歡的地方。」亞琛一面走一面介紹。
這時候孩子們正在上課。
「……大蛇扭動牠的身軀，搖擺著三角形的頭顱……」正在講課的女先生動作表情非常誇張，她一面講解一面朝小朋友走去。
「那是先生還是戲子？」秦甯滿臉的不苟同。
亞琛輕聲解釋，「幼兒注意力很難集中，女先生必需要用誇張的語氣和表情動作，以及大量教具才能吸引孩子。」
說完，一群人繼續往前。
「這是我們的才藝教室。」
教室裡，紅髮碧眼的先生拿著貓的圖片問：「Can you tell me what this is?」
三歲大的孩子們齊聲回答。「It is a cat.」
「cat,cat,where is cat?」
他一問，小孩們立刻到處跑，在地板上尋找寫有「cat」的圓圈圈，找到後伸腳踩住字卡。
「Good job!」
看著這幕，秦璋可得意啦。「我說吧，每個孩子都行的。」

當然還是他家昱哥兒最能耐，瞧！他喊得多大聲、跑得多快。

亞琛介紹過環境後，將他們送到會議室，裡面已經坐著十幾名婦人，見他們進門，婦人們紛紛交頭接耳，低聲討論，口氣裡帶著控制不住的興奮。

「那是八皇子、甯王和威武侯，他們怎麼來了？」

「甯王爺笑起來多好看啊，聽說皇帝有意賜婚，不知哪家姑娘有這份幸運。」

突然間，這裡從家長座談會變成追星大會，低聲分享著彼此的小道消息。

亞繼為他們安排前方座位，並將冊子交給他們。「這裡面有本幼兒園的教育理論、師資介紹，各班級的課程表、餐點表，以及一句的教學內容。」

待三人入座，有廚娘為他們送上一盤點心。

亞繼介紹，「孩子年紀小，宜少量多餐，除中餐之外，上下午還會各安排一次點心，這是蛋糕、堅果塔、穀片棒……請家長們嚐嚐味道。」

點心分量少，但有七、八樣，也夠填肚子的。

秦璋捏起一塊點心就往嘴裡塞，哇，味道真好，難怪昱哥兒這一年裡長胖又長高，這六百兩花得忒值，要不是只收六歲以下的孩童，他都想來上課。

見秦璋一口一個吃得歡，陸潯封挑起一塊蛋糕放進嘴裡，這一嚐傻了，很甜、很軟、很綿……是他吃過一次，卻牢牢在心裡記上一輩子的滋味……

秦甯的注意力不在點心上，他盯著正在講解課程表的亞繼。

他還是個孩子，但口齒清晰，態度自信篤定，滿臉的聰明相，白皙秀麗的乾淨模樣讓人歡喜。

是株好苗子，若好好栽培必成大器，可惜窩在這個小小的幼兒園裡，不知道有沒有簽下賣身契，也許該尋東家談談，別浪費了個好孩子。

「育才幼兒園已經開辦三年，有七個班級，收二到六歲的孩子。依年齡分成幼幼、小幼及大中小班，幼幼和小幼各有兩個班，五人為一班、每班兩位教師，大中小各有一班，十人為一班，也一樣有兩位教師。」

「每天早上到校後，先刷過一遍字卡，就可以到遊樂區玩耍，每個孩子對文字的敏銳度不同，進度由孩子自己決定，因此字卡必須請家長準備，字卡可以向梁管事登記購買，也可以自製，冊子後面有教導製作方法……不知道各位家長有沒有什麼問題？」亞繼問。

秦甯對亞繼印象極好，看著他炯亮有神的眼睛閃著智慧光芒，是投了緣吧，秦甯想與這孩子搭上話。

「為什麼你們不像其他私塾，教授經史子集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熟讀這些才能應付日後科考。」秦甯又道。

「年紀小的孩子，語彙量尚且不足，對抽象的東西難理解，教授的課程會集中在他們的生活中能看見、碰見，較熟悉的部分。」

「什麼是抽象？」

「就是指看不到、摸不著的東西，比方藝術、情感等等，也包括家長所講的經史子集、《論語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。」

「意思是你們認為經史子集不值得教，反倒是番邦語言才需要學？」

「不是不值得教，而是等長大一點再教，經史子集對孩子太難，容易讓孩子感到挫敗而失去學習興趣。」

「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，怎能因為難就放棄？」亞繼剛回答完，秦甯立刻又生出問句，像是槓上似的。

陸潯封凝眉問：「幹麼欺負孩子？」

「合眼緣。」他輕聲回答。

合眼緣就這麼對待，那被他瞧上眼還得了？豈不得被虐慘啦。

「我來回答。」知書態度從容地走進會議室，只是……目光掃向台下時，神情一滯，心跳漏跳兩下，手微微顫抖起。

初見驚鴻一瞥，南柯一夢是你，重逢始料未及，別來無恙也是你。

別來無恙？胸口鼓噪、擰了心，知書逼退自己的目光，逼迫理智迅速攻佔大腦，她試著若無其事地把注意力轉開，只是他不允！

陸潯封的目光緊緊攫住她，他看著她的眉、她的眼、她的每一號表情、每一分生動，心沸騰了。

她沒變……不，她變了，變得更美、更豔、更教他怦然心動。

陸潯封坐不住了，他想衝上前問：妳還記得我嗎？

心亂的不只是陸潯封，秦甯也傻得嚴重，目光細細描繪她的五官，說不出口的感覺在心頭翻湧，彷彿若干年前他們已相知相識，可分明未曾相見……

激動凝結，呼吸微促，秦甯很少對女人有想望，但他想要她，想為她裹上一襲白錦，想將她抱在胸懷……但為什麼？為什麼是白錦？他不知道……

深吸口氣，她努力讓腦袋重新運轉。

「『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』，此話可與『揠苗助長』畫上等號，我不懂為什麼非要逼孩子重複無法理解的內容，卻不讓他們接收簡單易學的課業。」

「人性都是趨吉避凶，喜歡簡單、害怕困難，與其把學習變成一條痛苦的道路，令人人避之如蛇蠍，不如把學習變得有趣，讓孩子們樂在其中，幼兒園成立的目的，就是讓孩子們對學習上癮。」說到教育，知書眼底閃著自信。

「只聽過寒窗苦讀，沒聽過能樂在其中。」

「這位爺剛才參觀過孩子上課，覺得他們上課是有趣還是痛苦？」

「我懷疑那種『有趣』能學到什麼？讀書非玩樂，本就是條刻苦道路，若無堅忍意志，憑什麼在仕途上脫穎而出？」

「我理解你的想法，所以師長們一面用懲罰逼迫孩子學習，一面用『一舉首登龍虎榜，十年身到鳳凰池』來畫大餅，但學習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當官？」

「不然呢？」誰家兒郎讀書，不是為著奔得一個好前程。

「知識是力量，有足夠的內涵學識便有改造社會的力量，社會之所以進步，不完全靠權貴高官，更要仰仗平頭百姓將他們的經驗知識一代一代傳承下去。」

「育才幼兒園有十四位先生，我們都牢記一句話——『孩子，不是你學不會，是我沒找到把你教會的方法』。天底下沒有笨孩子，只有不懂得因材施教、把學習弄得滿地荊棘的蠢先生，是他們讓孩子覺得學習很辛苦，以至於許多人中途放

棄。」

「妳要挑戰天底下的先生？」

「不，我只是堅持做正確的事，待孩子慢慢長大，他們會用成就來證明我的教育方法是對的。」

聽著她侃侃而談，陸濤封近乎癡迷，她更美了，通透的、成熟的美麗在她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，他無法轉開眼睛，甚至連呼吸都無法平順，心潮起伏、翻騰，酸甜苦辣各種滋味倒在一塊兒，讓他無法分辨。

目光相對間，知書輕咬下唇，她刻意自信、刻意大方，刻意表現得自己未受任何人的影響。

「為何教導番語？」陸濤封提問，因為迷戀上她講解時的自信。

秦璋訝異，轉頭看他。阿封又沒孩子，幹麼問這麼仔細？

「論肌肉、力量、速度……人遠遠比不上其他動物，既然如此，人為什麼能主宰天地萬物？」

「因為人聰明？」陸濤封回答。

「『聰明』很難衡量，你怎麼知道人比其他動物聰明？」她回答，視線卻下意識地避開他。

「所以呢？」陸濤封偏要追著她的目光。

「人有語言，其他動物沒有，學習語言能讓我們們的頭腦更發達，所以我們為孩子安排第二語言。從現實的角度來看，現今朝廷正打算開放港口通商，但凡與他國商人交易，就需要更多這方面的語言人才。」

「幼兒園為什麼不教孩子寫字？」

「在小肌肉尚未發展成熟時，我不鼓勵習字……」

陸濤封揚起嘴角，他沒有孩子，對教育漠不關心，可他不斷提問。

理由？他想多聽她說話，想多看她的表情，想要今日的重逢不是擦身而過，於是寡言的陸濤封成為多話男子。

知書無法拒絕他的提問，家長座談會本就是為了讓新生家長更瞭解幼兒園。

終於，陸濤封對幼教的淺薄知識讓他再也無法提出更多問題後，知書道：「亞繼，把前三屆畢業生的名冊給家長們看看。」

「好。」亞繼往辦公室尋資料。

「如果家長有興趣，可以去問問這些孩子在各學堂的表現如何。」

我懷疑那種「有趣」能學到什麼？

哼！只要去問，就會知道她的學生們有多優秀。

眼看家長們沒有其他問題，知書向家長們點頭示意，走出會議室。

不久，一名二十幾歲的儒雅文人走進來，秦甯等人一眼認出，他是今春殿試的二甲傳臚，他怎會在這裡？

盧華辛道：「各位家長，接下來我們到教具室參觀。目前育才幼兒園在外面有開三家鋪子，分別賣幼兒園裡使用的教具、童書以及點心，如果有興趣……」

第二章 初戀情人再重逢

送走學生和家長，今天是學期最後一天，女先生們忙著整理教室和行李，準備回家度假，接下來兩個月，幼兒園裡將會非常安靜。

背靠在樹幹上，知書嘆口長到讓自己很憋的氣，世間如此之大，從沒想過會再遇見他。

還以為將軍就該駐守邊關，還以為錯過那段擦身即永別，沒想到……

是緣分？

搬到京城多年，她從不管外頭大小事，不理朝堂風聲，不聽八卦，她卯足勁兒做一件事——把自己活出個人樣兒。

不管前世或今生，這都是她汲汲營營勤勉上進的理由。

前世她出身農家，家中卻沒有半畝田，窮一輩子、被鄙視一輩子，好不容易出社會，她一天兼三份工，別人往上爬，她偏要往上竄，一顆不服輸的心，讓她在三十五歲那年成為國際教育機構的副董事長。

為這份風光，她捨棄愛情，與婚姻無緣，穿著 LV 笑着市場大媽時的優越感，讓她吐盡怨氣。

沒想到，快樂一下子就結束——她死了，她穿越了。

來到這時代，她遇上陸潯封，有過三日緣分……僅三日，再多的……沒啦。

這些年她忙著應付大大小小狀況，蒙著頭咬牙一路往前衝，她沒有精力細看身邊風景，她能做的只有努力再努力。

就這樣一年一年再一年，她幾乎要忘記他了，誰知，重逢猝不及防到來。

人的記憶很奇怪，以為早已壞掉的機器，只能擺在一旁等待回收，沒想到電充飽，它竟再度開啟，過往的一幕幕被逼著重回到腦海。

說不清是失而復得的快樂，還是驚惶大於一切，只曉得心臟跳得亂七八糟，讓她明知麻煩將至，卻沒有一腳將麻煩踹出家門的帥氣。

她常認為，有本事的女人得學會玩弄生活，誰知想盡辦法讓自己有本事之後，她卻還總是被生活玩弄。

呼……懊惱地敲敲太陽穴，身為女強人，「周旋」這種事信手拈來，她從不對人疾言厲色，但她就是與人槓上，她碰過太多不理解或不贊同這套教育的人，卻從未起過爭執，她習慣循循善誘、舉例說服，但是今天……

因為陸潯封吧，他的出現終究教她亂了思緒、模糊掉節奏，這是相當糟糕的狀況，而這個無法掌控的狀況，勾出她的濃濃哀傷。

彎下身，坐在樹根上，她弓起膝蓋，把頭埋進去。

哀傷啊，讓她有喘不過氣的窒息感。

不是沒有告訴自己，現在她需要的是充實的生活，而不是牽腸掛肚的感情。

她一再把「拋卻」、「丟棄」、「失憶」這類辭彙抓進腦袋瓜裡，逼迫它不要再度想起，但那張曾令人魂縈夢繫的臉龐違反了她的意志力。

「娘。」維維牽著妹妹走到知書跟前，憂心忡忡望著她，擰成團的眉心，讓他看起來像個大孩子。

「娘累嗎？思思給娘垂肩。」思思肉肉的小拳頭，輕捶她肩頭。

維維、思思是她的孩子，龍鳳胎，三歲多了，長得漂亮可愛，是她捧在掌心、千金不換的寶貝。

他們七個月能認字卡，九個月時大人指著天空說：「太——」他們會接「陽」，一歲兩個月能接背九九乘法和〈琵琶行〉、〈長恨歌〉，一歲十一個月認得三百多個字，閱讀完人生的第一本書。

在別人眼裡他們是天才，但她很清楚，並不是，前世她教出過無數個這樣的「天才」，用她的潛能開發法。

「沒事，娘只是有點小傷心。」她從不用貓貓、狗狗、愛愛……等疊字詞與孩子說話，她習慣拿他們當大人，事事說清楚。

「傷心嗎？吃點蛋糕會好一點。」思思道。她是女孩，圓圓的臉、深深的酒窩，甜得像糖，喜歡黏人、愛撒嬌，天生的小公主。

「運動更好。」維維是男孩，不愛說話愛皺眉，不曉得在思考什麼人生大事，但他性子沉穩，從小到大不曾哭鬧，面對妹妹的哭鬧，他只會滿臉無奈，好像在懷疑天底下怎會有這種情緒性的低等生物。

知書一手摟過一個，柔聲道：「沒事，媽媽只要試著喜歡上它們就好。」

「喜歡傷心嗎？」思思問。「沒人會喜歡傷心的，娘說錯了？」

「沒說錯，反正我喜歡的東西都會離開我。」所以只要夠喜歡，傷心就會自動 Go away。

她用自我解嘲的口氣說著，臉上笑容揚起，卻讓聞者心酸不已。

「我不。」意思是娘喜歡他，他不會離開。維維輕聲說，表現得雲淡風輕。

「我也不。」捧起娘的臉，送上熱吻一個，思思的表達，熱情度百分百。

「真的嗎？說到要做到哦。」知書笑著，伸出小指。

「說話算話。」維維、思思把小指頭勾上娘的。

知書揉揉兩人頭髮。「你們快回家，湘姨說今兒個要給你們做布丁。」

「布丁，好欸，我最喜歡了。」思思跳起來，拉起知書，想把她從「傷心」裡帶出來。「娘一起。」

「娘還有事要忙，你們先回去。」

思思噘嘴看向哥哥，她不想把娘留下，但早慧的維維搖頭，大人解決困難的方式和小孩不同，他們不能插手，他再抱一下娘親後，牽起妹妹往後走。

小小的背影走遠了，知書還是不想動，因為心太重、腳步太沉。她仰頭看向樹梢，枝頭上掛著一顆顆青澀的小桃子，光看就牙酸，剛搬來那年，湘兒幫她敲下不少，那時孕吐得厲害，非得吃它才能舒坦，啃得都倒牙了還不肯歇嘴。

那時她想啊，怎就戀上自虐了，心酸不夠、連腸胃也得一併酸著？

昨夜雨疏風驟，濃睡不消殘酒，試問捲簾人，卻道海棠依舊。知否，知否？應是綠肥紅瘦。

時過境遷，風雨催折，海棠如何依舊？那麼多年了啊……

「不必試著喜歡，壓著壓著就會好轉。」

突如其來的聲音讓她一震，知書猛然轉頭，他……回來了？

對，陸濤封折返，不在預期或計劃中的行動，這與他的習性不符合，但他做了，然後……然後因為她說「反正我喜歡的東西都會離開我」而心酸。

知書呆呆看他，一瞬不瞬。

再見初戀情人，妳會做什麼？

提早一個月知道，她會去塑身；提早一天知道，她會去買套漂亮的衣裳再做做頭髮指甲；提早一個鐘頭，她會洗香香，畫上完美的妝。

但是，他這樣猝不及防地出現，除心跳亂序，她什麼都做不了。

他走到她跟前，也是一瞬不瞬，只有相處三天的人、不會有什麼默契的，但他們有！他想試著講幾句話來解套她僵硬表情，但說話不是他的強項。

她也覺得該做點事來解除尷尬，至少得擺出態度，讓他明白，離開，她並沒有過得不好。

因為驕傲？

驕傲這東西擺在男人身上還算值錢，至少能在前途上虛張聲勢、糊弄對手，但在女人身上恰恰相反，聰明女人更懂得用柔弱讓男人折腰。

但她無法改變自己的驕傲，那是打出生時就烙在她靈魂上的東西，於是她落落大方問：「怎會參加座談會？你有小孩想要入學？」

這是個公式化的安全話題，她很滿意自己找到了

「是，可惜沒名額，能幫我安插嗎？」

他有兒子了？心被木杵狠撞一下，還以他這輩子都不會……在微微皺過眉頭後，她拉起笑靨，假裝不在意，假裝胸口那點「傷心」真的被自己喜歡了。

「如果是你的孩子……當然能，咱們是什麼關係啊！」她彎起眉，歪著頭看他，滿得幾乎要溢出來的笑意搭在臉上，打死不讓它們失蹤。

眉彎彎的，眼睛彎彎的，彎的弧度很漂亮，但他知道，笑意未達眼底，他知道她在假裝，卻沒揭她的底。因為連傷心都要逼迫自己喜歡的女人，他怎捨得讓她窘迫？

只是不論是不是假裝，她的眼睛還是好圓好亮，還是多看幾眼就會讓人感到滿滿的幸福，讓他胸口處靜止的某個區域出現動靜。

「我們是什麼關係？」他迫著她的話問。

不想讓她窘迫的，她還是窘迫了，這問法根本是把天底下的窘迫全給網羅過來了。輕愣後，她回答：「還用問，自然是朋友關係。身為幼兒園東家，我有特權的，若你的孩子真想進來，提早說一聲，我讓先生們多備一份教材。」

朋友關係……黯然在臉上現形，他悶聲道：「不是我兒子，是濤嘉的。」

「濤嘉？那小子才幾歲就當爹了？」知書吃驚。

「他和妳一樣大，妳都是兩個孩子的娘了。」

他很失望，雖然她被孩子心疼的畫面很溫馨，但……她已為人母。果真是個說話算話的女子，她說離開後會活得精彩、活得令人豔羨，她做到了。

「濤嘉參加科考沒？」

那是陸老夫人心心念念的事，陸老夫人很重視兒子的教養，窮得揭不開鍋的人

家，她硬是用一雙手養出文武雙全的陸家兄弟，可見其性格多麼韌性堅強。

「他是今科進士，在京城謀了個七品縣令。」

他認為潯嘉到地方上任官能成長得更快，但母親希望他留下，身為威武侯，旁的不敢說，這點基礎人脈還是有的。

「你母親肯定很驕傲。」想起那個護母愛母、有嚴重戀母情結的小男孩，知書抿了抿唇。

「是，這些年妳過得很不錯？」

她聳聳肩，指指四周。「勉強算得上成功人士，當然，比不上你。」

她又不是男人，不能扛槍桿子上戰場……「何必和我比。」

「對啊，比不了，你可是堂堂大將軍。」本就不在同一個水平上，拿來做比較很傷自己。

「妳在嘲諷我？」

「不對，是真心讚美，別把人往壞裡想。」她擠擠鼻子，笑得張揚，這一笑……知書突然發現，其實和前任重逢，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。

他答道：「妳很能幹。」

「你在嘲諷我？」她用他的話回敬，但接下來道：「不過無所謂，我不愁吃穿，還被高門貴戶的夫人們吹捧，能混成這樣，我亂忍不住為自己喝采。」

說著，她朝他眨眨眼，她的輕鬆帶動他的愜意，好像幾句對談，他們已抹除陌生、回到過去。

不過是真的應該喝采，他以為知書會靠著那點銀兩，在鄉下尋個地方生活。

想起那對可愛的孩子，他不想問，卻還是忍不住問：「成親了？」

表情凝滯一瞬，她迅速回答：「當然。」

「妳的夫婿……」

截下他的話，她飛快回答：「他很厲害的，是今年的傳臚。」

「盧華辛？」他早該想到的。

「嗯，方才是他領你們過去看教具。」

教具賣得挺貴，隨便一組立方體拼圖都要價十兩銀子，更別說蒙特梭利教具、福祿貝爾恩物，但再貴都不乏錢多的家長搶，誰教「不讓孩子輸在起跑點」是天底下父母的共同希望。

亞繼常說：哪是教具室，可以改名聚寶盆。

「他確實有幾分本事。」本事到……秦甯想把他招攬到旗下。

「本事？你指的是斂財？」說完她忍不住捧腹，誰想得到當年初見，他窮得連醫藥費都付不起。

見她提起盧華辛時的輕鬆自在，所以他們……感情甚篤？「他對妳很好？」

她鄭重搖頭。「我從不期待別人對我好，我更樂意學著對自己好。」

「我以為女子都期待得到丈夫善待，一世相伴。」

「我又不傻，怎能把期待放在別人身上？至於陪伴嘛，沒有光的時候，連影子都會離開，誰能陪誰一輩子？女人得自己立起來。」

「我能把妳的話理解為——在盧華辛身邊，妳並不快樂？」

快樂？知道控制「快樂」的物質是什麼？是腦內啡、血清素、多巴胺，當它們大量分泌，人就會感到快樂，所以吸食嗎啡容易上癮且戒除困難。

盧華辛又不是她的腦內啡、血清素或多巴胺，沒有義務為她提供快樂。

但這回答不恰當，於是她說：「他給我很大的支持鼓勵和幫助，沒有他，我無法活成現在這個樣子。」

這是令人放心的話，他該為她欣慰，只是……他無法，醋汁在侵蝕他的五腑六臟，讓他和當年心酸還喜食酸桃的知書一樣，懷疑自己怎會戀上自虐。

「下回來家裡吃飯，你們聊聊，會發現華辛厲害的不僅僅是斂財。」這是老王賣瓜了，但她深信華辛前途無量，他們若能處在一塊兒，是互助互利。

他想大方應允，卻小氣得連頭都無法點，陸潯封垂眉，讓她感覺自己失言，氣氛頓時詭譎。

就說吧，與前任相見，並非分分秒秒都令人期待。

「我以為你駐守邊關。」乾巴巴地，她終於擠出一句。

「妳不想見到我？」他問。

這兩句話能接得上？他是怎麼推論出兩者之間的關聯性？

「你誤會了，我只想知道，這情況是不是代表邊關無戰事、四海昇平？」

她的解釋讓陸潯封稍稍輕鬆，所以她並不討厭看見他？「上個月剛回來，未來幾年確實沒什麼戰爭可打。」

「你會一直待在京城？」

「皇上讓我留任兵部。」奪嫡之爭日趨嚴重，兄弟間你踩我、我踢你，時不時發生一些找不到證據的意外，皇上惱怒，命他組織隱衛，供皇上驅使。

「真好，陸老夫人肯定很高興，她身子還好嗎？」

陸潯封抬眉，她說真好……是不是代表「能時常看見陸潯封，真好」？這個解釋讓他又添入些許快樂。

「這幾年養得不錯，精神還可以。」只是太醫說不樂觀，他說母親早年熬得太過，怕是年壽不永。

「那就好，兒子都在身邊，沒了煩心事兒，只等著含飴弄孫便是。」

「母親很疼桓兒，妳確定他能入學？」

「當然，我可是東家。」

說到「東家」二字時，她傲驕地朝他揚揚眉，調皮模樣不像十九歲婦人，反倒像……那年哭著想回家的小姑娘。

「我回去把這事兒說說，母親和弟妹肯定高興。之前她們為此事到處託人說項，但答案都是名額已滿。」

「不是矯情，是真的無法，我最近常考慮是不是要擴大規模。」說項的人越來越多，背景一個比一個高，高到她都快扛不住了。

「為什麼不？土地難尋？」京城地少人多，想辦大型幼兒園確實有困難，不過有他在，這點事算不上難。

「土地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是女先生難找，會認字的姑娘多半是名門千金，哪肯拋頭露面，所以要從頭慢慢教，教認字、教知識、教她們教育的基本理論，眼下著實沒有餘力增班。」

一個女先生的培訓得數年功夫，幸好她運氣奇佳，當時京城有幾名罪臣犯事，家眷遭發賣，她從裡面挑選了十數人，才有了幼兒園的雛形。

「需要我幫忙，儘管說。」

這麼慷慨？未求上門就自動幫忙？不過……確實啊，他確實對她很慷慨。

望向陸潯封，他的眼睛一樣深邃，雙眉一樣濃密，鼻子一樣筆挺，五官與她的記憶重疊，他仍然是那個矛盾物種——分明是冷冰冰的酷哥一枚，卻總在不經意間表現出暖男那面。

只不過……還是有什麼地方不同，是眼角的風霜？是眉心川字書成的抑鬱？現在的他，看起來很不快樂。

當年的意氣風發不再，他內斂沉穩得讓人既安全又心疼。

見她久久不語，他又道：「我是認真的，不是客套。」

「謝謝你的認真，如果有需要，一定請你幫忙。」

「雖然把期待放在別人身上很傻，但能背靠大樹遮蔭也挺好。」他指指自己這棵大樹。

「我知道，終歸……交情不同啊，我們可是『老』朋友。」她強調老字。

他們之間確實不同！目色轉濃，帶上幾分篤定，他道：「什麼時候有空，我接妳去見我恩師，好嗎？」

他的恩師……關她什麼事？